## 世界史201 课堂摘记

如蒙拾获，敬请联系霍亨佐伦骑士学院见习六班娜斯佳·利库什同学

2118/8/28

自“刽子手国王”结束了他短暂的临时任期并且就此失踪于莱茵尼尔帝国外的茫茫荒原之后，王国内外整个炸开了锅。毕竟在那翻天覆地的几年里，从没有人思考过他们会以如此突如其来的方式失去国王，进而又一次失去得来不易的安稳。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得承认政客们说得是对的——无论福尔考什·卢加神通广大到何种地步，这个已经从内烂到外的王国都不是一个从未接触政务的平民能够治理得了的。但最起码，他临走前为王国留下了两个遗产：刚刚成立的阿莱亚教派，和教会学者们终于从龙类身上习得的祝福魔法。

就在国王失踪不久之后，莱茵尼尔帝国的开国元勋，戈德施泰因男爵也一并失踪了。后来有数位农民和猎户声称在靠近龙类领地的边境见到过这两人的身影，但真伪不得而知。于是，“蜥蜴男爵与刽子手国王”就此成为了一段颇具寓言色彩的古老回忆，他们曾给人类世界带来的变革也将在时光的侵蚀之下沉没进遗忘的海洋。后来两国关系面临灾难之际，戈德施泰因家族的接班人将“蜥蜴男爵”曾使用过的刺剑“黥”作为礼物赠予扎克罗斯王国（实际上应该说是“交还”）而当时的女王则将“刽子手国王”使用过的斧子“枭首”作为回礼送去了帝国。从此两国关系再未出现过裂缝，而这也是那两位传奇人物的身影最后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群龙无首”的那二十年，对王国来说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崭新的国教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撑持，不同的思潮得以踊跃发声，各大诸侯国的领导者们纷纷毛遂自荐。暴君王朝的百年统治尚未开始，境内新的种族歧视风气还没有兴起，因而龙类与人类文明的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权力稳稳地在一任又一任临时国王和女王的手中交接着，一直到卡西略一世接过属于他的那一棒，却再也没有传给其他人。

卡西略所属的家族时代统治着王国西北方某公国，国土很小，势力衰微，常常需要邻近的强国统治者阿西法耶德家族提供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援。这对于卡西略一世而言始终是不可磨灭的耻辱，他天生好斗，性格激进，盛年成为家主后更是对王国的权力虎视眈眈。但他还没有疯狂到要靠硬实力与其他家族竞争，而是在自己国境内大力推行阿莱亚教信仰，大规模投资魔法基础教育，很快在祝福魔法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权力交接到他手中时，王都的学者们都怀着敬意仰望他，人民们也被他所展示出来的虔诚、谦逊、平静给打动了。

事实上，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坚实稳固的王朝带领这个国家走下去，但诸侯之中却鲜少出现希望永久接过权力的人物。前人留下的脚印鲜血淋漓，不可能再有蜥蜴与刽子手的奇迹同时出现，他们都害怕历史的车轮会从某个看不见的高处滚落下来碾压到自己身上。

当时获得呼声最高的是阿西法耶德大公，因为他所掌权的公国是王国治下最繁荣富强的一个，但他本人却承袭了来自先祖一贯的对权力的厌憎，只一门心思投入贸易事业中。所以当卡西略一世私下提出决定接下国王冠冕的时候，阿西法耶德立刻表示了支持，甚至亲自在公众视野中投出了自己的一票。这一举动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显得尤为讽刺。卡西略的后人带领禁军和乌哈塔教徒连夜闯入阿西法耶德境内，鸠占鹊巢，甚至砍掉这个家族几乎所有成员的头颅之后，不知道会不会仍有一缕旧日的魂魄徘徊在狼藉之上暗自叹息。

“权力那有毒的根茎深深扎进了这个王国的土壤之中，害死了所有的作物，使生灵饱尝折磨。”(巴加内尔 et al., 2109) 这场折磨就在卡西略一世成功稳固了自身的统治，并且建立第一支边境骑士团之后正式开始了。

卡西略王朝所组建的第一支武装大军是驻守南方边境的骑士团，而非后来为全国人民所瞻仰乃至恐惧的卫戍骑士团，其主要原因是出于王国越发迫切的边防需要。在这帮亲王权贵宗教学者玩交接棒游戏时，外国势力从未停止过对这片土地的垂涎。在那个时代，除了王国占据的广袤土地之外，到处都残留着龙类祖先多次世界大战的残骸，其中对人类生存威胁最大的，也正好就是那次制造了人类的全球性核战争。在废土上生存下来的国度多数由一群强壮且满怀贪欲的领袖所统治，他们的民风之彪悍远非王国境内的百姓能够想象。许多年以来，旧王国是依靠着屠杀并且奴役龙类的战绩和那赫赫有名的十二位开国骑士神话般的事迹才得以兵不血刃地把守住了国境内的安宁，现如今旧王已死，新的王朝刚刚钻出襁褓，周边的列强们也露出了他们的獠牙。

这类国家的攻势将会是自杀性的。如果战败，那无非一死，甚至不会比生活在辐射废土上更糟糕；如果战胜，他们将迎来崭新的美好生活，有无尽的财富等着他们享用，无数的战俘将落入他们的奴役之中。

对于这种情形的恐惧早已经在国都内冒出苗头。但当时的卡西略一世根本不把那些“蛮子”放在心上——他眼中看见的是他兄弟姐妹们拥有的财富，他心中酝酿的是一场重新决定人类文明基调的旷世战争。这次外敌进犯对他而言是一次天赐的良机，就好像他从小便受其所害的那团征服之火终于找到了庞大的引火物，他将在人民面前展现自己对于外敌的极致残暴和指挥作战时的勇猛无畏，同时这也是个宣告，告诉全世界，扎克罗斯王国将把人类引向那个已被龙类放弃数千年的干戈与烈火的时代。骑士团的组建和全国范围的征兵动员一旦开始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王国境内再无卡西略的敌人。

专著：

[1] 让-约瑟夫·巴加内尔, 等 .暴君王朝的崛起[M]. 奥德斯译. 希里奥波利斯出版社 ,2109:42.

## 世界史201 期末复习笔记

如蒙拾获，敬请联系霍亨佐伦骑士学院见习六班娜斯佳·利库什同学

2118/11/16

扎克罗斯王国建立之初是一个人类与龙类和谐共处的国家，因此即使在多年以后仍能在王国国境内发现龙类遗留下来的工业科技。人类虚心学习龙类的一切文化和科技，唯独学不会龙类的魔法，虽然到了新王国时代祝福魔法已经在人类之中得以普及，但当年人类在这方面的知识完全是零。

当时在诸多研究龙类魔法的学者之中，有一位最终取得了最高的成就，她就是后来位列开国十二骑士末位的娜斯塔夏·韦伦海因茨。她的老师曾是王国魔法学会的会长，也是少数留在人类社会生活的龙类大使之一。

但当年人类与龙类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紧张，彼此摩擦不断，主要还是源自异族之间本能的互不信任。龙类社会评论家们指出，人类是一种怀有巨大野心且“异常聪明”的生物，对发展近乎停滞、集体恐惧高科技的龙类而言，他们会是一支不小的威胁。他们警告龙类同胞应该像当年警惕智械一样警惕人类。人类当然对此很不乐意，他们认为自己被龙类看扁，否定龙类落后的发展观，强烈谴责龙类拒绝分享古代科技的行为。

当时王国正处在权力交接的关键节点，王子作为王位继承人，整个宣传团队小心翼翼维护着他的公众形象，他本人却依旧浪荡度日。国王是坚定的主战派，虽然为了外交考虑很少暴露野心，但王室和魔法学会关系始终不好。王子从不在乎这个，他始终对娜斯塔夏的美貌着迷，她能位列十二骑士也是他的操作，但她其实非常讨厌他，不想跟王室扯上任何关系，却为了继续做研究不得不听之任之。后来王子色欲熏心，在一位表亲的协助下，于一次舞会过后强奸了娜斯塔夏。王子威胁她不许把事情说出去，她独自一人孤立无援只得答应，于是后来这样的事件又发生了很多次，她始终什么都没说，也没有告诉王子自己怀孕的事情，于是直到她分娩的那一天事情彻底传开了，王子的反对派也借此大做文章。

即将继任的王子对此手足无措，还是在那个表亲（现任国务卿）的协助下传出了娜斯塔夏诱骗王子并试图以此上位的流言。虽然王子的名誉最终还是受损不小，但王子方面通过给娜斯塔夏定罪的方式堵住了她的嘴，并且立刻将她投入了监狱。她终生只见过一次自己的孩子。

十二骑士中的七位联名给娜斯塔夏求情，却被王子的支持者、龙类的仇视者、王国方面的主战派、认为女性无权登上学术舞台的群体集体声讨“荡妇”娜斯塔夏的声浪压了下去，这七位骑士和他们的家族后来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针对。与此同时，人类与龙类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魔法学会被迫关闭，一切魔法研究全部搁浅，娜斯塔夏的老师在外教豁免权的庇护下逃回祖国，而没能逃出国境的龙类平民全部遭到了人类骑士团的围杀。全面战争立刻就爆发了——尽管地理范围仅限于扎克罗斯王国，因为龙类毫无反击的欲望，甚至对于自己的公民也不管不顾，而人类也深知自己没能力攻到龙类的领地去，把目光所及的龙赶尽杀绝之后就停手了。

值得一提的是，十二骑士中只有少数几位是受过长期军事训练的字面意义上的骑士，绝大多数都是和娜斯塔夏一样在各领域颇有建树的普通人，但战争开始之后他们全部都被赶上战场，因为他们向来是王国的门面，如果他们不拿起武器战斗，怎么能动员年轻小伙子们参军呢。此外，娜斯塔夏在历史记载中是十二骑士中唯一的女性，还是唯一带有污点的一员。

在战争的尾声，一场“不朽的卫国战役”在王宫前打响了，参战双方分别是王国第一骑士率领的几乎被团灭的精英骑士团，和一条“暴戾且狡猾的黑龙”。但实际上，这条黑龙是娜斯塔夏的师弟，同样致力于帮助人类学习龙类魔法的一个年轻学者，他本来已经跟着老师撤离了，后来为了回收老师遗留在王国的研究报告而冒险返回，却被困在王宫门前。而当时所谓的“第一骑士”，也并不是挂着这个头衔的他本人。真正的第一骑士已经在冲突刚爆发的时候就逃到某个诸侯国避难去了，他向来懦弱，从来只出席那些需要露脸或是跟人群招手的场合，每逢需要拼命的时候都是他的姐姐——无权继承家业的长女来披挂盔甲上阵。

黑龙在骑士团的攻势下拼死挣扎，竟一不小心杀光了他们全部（史称“伟大的牺牲”），于是当时的战地记者们看到的就是黑龙与第一骑士一龙一人单挑的情景。第一骑士的姐姐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她厌倦了战争和杀戮，厌倦了替另一个人而活的人生，现在只求一死，在公众的视线下让第一骑士永远消失。黑龙本想拒绝她的请求，但这时其他骑士团已经赶到了，他心里明白自己接下来必死无疑，于是和对方交换了临终的祝福之后，互相死在了彼此手中。

战争结束后又过了很多年，当年的两个强奸犯都已经成为了年迈的老人，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国王，另一个是忠诚机智的国务卿。黑龙作为战争胜利的标志出现在吓唬孩子的睡前故事里、被以宣传目的绘制在各种印刷物上，而第一骑士以生命卫国的传说同样登上了教科书。“开国十二骑士”作为某种标签被人们在各种口号中赞颂着，歌唱着，这十二个头衔下的人却在默默无闻中一个个死去了。十二个家族的继承人们在虚荣和期许之中长大，维系着家族的威严，那十二把武器被锁在十二个印有不同家徽的容器里，丢进仓库无人问津。孩子们在街道上挥舞着这十二把武器的塑料玩具，对它们的名字如数家珍，却根本背不下当年那十二个人名，仿佛是武器赋予了骑士荣光，而不是反过来。

娜斯塔夏很多年前已经在监狱中自杀，真相永远消失在时间的尘烬之中。

韦伦海因茨家族遭受常年的打压和唾弃，娜斯塔夏之后的两任家主都是怀着羞耻继承着这个姓氏。而这条血脉中的一个年轻人，克拉伦斯·韦伦海因茨，付诸了难以想象的努力之后终于当上了现任王立骑士团副团长。他天生性格要强，但是身体羸弱，经常被人笑称为小女孩，所以经常透支自己的体力去参加骑士团的训练，无论是战斗还是学术都争第一，希望借此抹除自己姓氏上的污点。

实际上，克拉伦斯继承的不光是姓氏，还有祖母的魔法天赋。年幼时他接触到了祖母曾经使用过的那把法杖，读取到了其中的记忆，也就成为了唯一能够证明祖母清白的目击证人，却也因为这个真相痛苦不已。他思考了很多种跟国王复仇的方式，但他最终发现没有什么能够击碎人心中的成见，想要改变现状也并非靠他一人就能实现。现在跟任何人复仇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工薪阶级头上有特权阶级投下的阴影，贵族头上有偏见投下的阴影，人类头上有飞龙投下的阴影，根本没有谁活在阳光底下。”）

他决定，自己要不断攀得更高，要煽动人类将龙类赶尽杀绝的气焰，要给外界展露一个无懈可击的、王国与人类的狂信徒的形象，他要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一面军旗，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从每一个公民的内心领土开始，让仇恨吞噬整个人类的王国。

国务卿其实一直都对于龙类的魔法感兴趣，他希望复原那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历史时代，创建一个以魔法为基石的人类纪元。他迫害娜斯塔夏是为了夺取学会的研究成果，也以此建立了自己的新兴宗教，即新王国时期势力达到最盛的乌哈塔教。现在他是龙类魔法方面走得最远的人，只可惜他路走歪了：龙类魔法的本质是祝福（“只有祝福能够消除诅咒。”）但他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无利益可图之祝福，人心无法承载无欲望之奉献，所以他以为龙类魔法的本质是献祭。在这条走歪的路上，他探究到了与龙类魔法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可能。

为了得到更强大的手腕支持，克拉伦斯秘密拜访了国务卿，并且献上了那支传家法杖以供研究，国务卿完全不在意也不相信他能做到什么，就同意了帮助他上位（同时也惊讶于他竟长得那么像当年的娜斯塔夏）。

国务卿保存着当年“第一骑士”穿着的盔甲，并且在上面探测到了庞大的魔力波动，教徒们经过研究后发现这股魔力极有可能就是以灵魂形式存在的那条黑龙。国务卿为了将黑龙的力量提取出来，以探究魔法与人体的适应性，开始到处抓人进行人体实验，由于受试者没有一个活下来，后来也借此处理一些不好处理的地方贵族和话题人物。

其中一个就是雷奥·冯·戈德施泰因男爵。

雷奥曾经是个弃婴，被没有子女的戈德施泰因伯爵收养。戈德施泰因在当年的十二骑士中位列第十一，是个传统的骑士世家，由于当年替娜斯塔夏求情而遭到针对，加上刺剑剑技逐渐被认为是无用于战场的，所以严重没落。戈德施泰因伯爵由于拒绝任何女性的求婚而被公众说了不少闲话，他本人性格也是始终郁郁不乐，有了雷奥陪伴才找到一些生活的动力。后来，雷奥进了最普通的学校，与一个同为孤儿的孩子布兰登·艾尔芬奇成为了挚友，戈德施泰因伯爵也接纳了这个孩子，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到高中为止的整段童年。

布兰登从小就跟刻苦，他的梦想就是登上社会巅峰，赚大钱，并且不满足于“在社会底层像个蛆虫一样生活在贵族老爷们怜悯的目光里”。他性格很好，很受周围人喜爱，并且坚信自己将继承戈德施泰因的头衔。同时雷奥是个比较古怪的孩子，他经常说些其他孩子觉得困惑的话，在大人眼里则是“严重缺乏现实感”，而且他非常着迷于刺剑剑术，只要一拿起剑就能够一整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旁若无人。他对于广泛被认为实用的直剑和重剑都不感兴趣，只喜欢刺剑，因而戈德施泰因伯爵也全力将先祖的剑术传授给他。

伯爵在临终前将传家宝，十二把开国武器中的刺剑“黥”交给了雷奥，同样传给他的还有自己的头衔。而布兰登得到了伯爵60%的积蓄和80%的地产作为创业基金，却没能得到头衔，他一直以来对雷奥的嫉妒就在这一刻爆发了，他与自小渴望的地位就此擦肩而过，坚信是雷奥夺走了应该属于自己的荣誉。于是他一气之下什么都没要，丢弃了一切，跑到法莱嘉去自己找工作，本以为凭借自己刻苦学习的成果一定能成为人上人，最后却还是只能在税务局找了个坐办公室的小职位。他开始屏蔽自己的辩证思考能力，麻木地接纳上级传达下来的一切信息，每天像个机器一样活着来麻痹痛苦。他心里对雷奥的仇恨始终存在，一直想找个办法毁掉他的人生，但是身为守法公民又不敢这么做。

雷奥捐掉了绝大部分家产，只留下了一套祖宅。他为了交到更多朋友而来到法莱嘉，很快在上流社会混出各种乱七八糟的流言蜚语，甚至由于一些出格举动被降了两次爵位（所以变成了男爵）进了好几次监狱，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意外认识了中央监狱的年轻刽子手，福尔考什·卢加。

卢加是在乡下屠户家里长大的孩子，身材高大得有些肥胖，不爱说话，不善社交，被人认为朴实且有些蠢笨，但实际上他非常聪明。某一次嘉年华期间他随父亲一起来到法莱嘉兜售猪肉，在美食展上遇见了穿便服溜出来买东西吃结果被卡住的阿西法耶德大公，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救下了他，于是一举在上流社会中成名。十二骑士中的阿西法耶德曾经是前任国王的亲弟弟，战争结束后用行动表达了对新王朝的反对，离开了王国。现在主要从事对外贸易，武器早就吃灰多年派不上用场，所以为表达强烈的感激之情顺便处理掉这个没有的铁疙瘩，大公将先祖使用过的巨斧“枭首”交给了卢加。

雷奥多次进监狱基本上是由于媒体的过度炒作和“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加上王室本来就讨厌戈德施泰因这个家族，所以不遗余力地迫害他。雷奥和很多上流社会的女性都进行过交流，其中包括他“前女友”，社会活动家芙洛诗卡，还有现王立骑士团长拉斯洛·霍亨佐伦的妹妹玛德琳·霍亨佐伦。

实际上雷奥根本就单纯得无法理解所谓男女欢爱那码子事，跟他聊得来的女性也多是思想不被认同、得不到认可的有独特才华的女性，他被她们的才华中的“美”吸引，所以不顾一切都要跟她们进行交流。雷奥天生就有发现“美”的才能，他热爱世界上一切美的事物，这种“爱情”对于所有的美一视同仁，无比纯粹。

但是，这个社会上并没有人相信存在这种至纯的爱，也不相信存在至纯的美。公众关注的是绯闻，是丑闻，越臭不可闻他们越愿意相信为真。很多不怀好意的人发现雷奥非常好骗，就骗他的同情，骗他的钱财，差不多都把他继承来的家产掏空了，雷奥被家族的所有盟友抛弃，茕茕孑立一无所有，几乎成为所有人的笑柄，却对这些都满不在乎。

雷奥能够发现别人身上的美，而唯一一个能够发现他的美的人就是卢加。卢加也是不受欲望与物质束缚的那种人，他的穷酸家庭因为他的举动而发迹，他却在法莱嘉监狱里谋得了一个小小的刽子手职位，只因为觉得“专业比较对口”。在雷奥入狱的那段时间，卢加每天都听他喋喋不休，陪他聊天，担心他身子瘦弱体力不支甚至特意亲手做了额外的饭菜给他（虽然最后总是被偷偷分给其他同狱的犯人）。卢加觉得这是自己见过最纯粹的一个人，觉得有必要付诸一切去呵护，否则“好像世界就要因此毁灭一样。”他从不怀疑善，也不怀疑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做好分内之事，只守好笃信之道，雷奥也因此被他吸引，从这个其貌不扬甚至肥胖的刽子手身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美感。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不知内情而被骗的人，令一种是知道内情而甘愿受骗的人。雷奥知道别人对自己的图谋不轨，但他甘愿被骗，因为觉得“这东西对你来说更有用”，他也知道布兰登是怎样看自己的，但他从未表现出布兰登最厌恶的“高高在上的怜悯”，因为他本来就不觉得自己高任何人一等，觉得别人可怜和觉得自己有必要帮助别人都是一种傲慢。

至于另一个层面上，知道内情而甘愿受骗的人是副团长克拉伦斯，而与之相对的不知内情而被骗的人就是骑士团长拉斯洛·霍亨佐伦。

“只要受害者和施害者中还有一员仍然活着，那么审判就还没有结束。”

有人私底下称韦伦海因茨是一个“被王国强奸的家族”，但也只是偶尔私底下说说罢了。当然这说法从各种意义上来看都是正确的，无论是对于可怜的娜斯塔夏本人还是拷贝了她悲惨命运的孙辈。克拉伦斯没有兄弟姐妹，小的时候，家里除却施舍般的俸禄之外一穷二白，请不起佣人，也几乎负担不起他高中往上的学费，就连他放弃学术道路转而成为骑士都有一部分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虽然依然挂着王室册封的贵族头衔，但这个家族在事实上已经跟贫民阶层毫无区别。加之被历史渲染已久的肮脏名声，就连流浪汉也能够在他们面前吐口唾沫。

克拉伦斯原本可以拥有一个贫苦但最起码正常的童年，但这一切都因为接触到祖母的法杖而破灭了。娜斯塔夏最深重的痛苦、遭受过的每一次暴行，都被这支魔法学会一整个世纪来的最高研究成果记忆了下来，并且原封不动地蚀刻到了年幼的克拉伦斯心里，差不多相当于他重新经历了祖母经历过的一切。这不光令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还重塑了他的整个人格，于是他再也无缘正常人的生活。仇恨短暂地占据了他的整颗心，为了复仇，他将自己一次次逼上绝路，也动用过许多肮脏的手段，甚至不惜把祖母留下的遗物交给了自己的仇人。但在登上骑士团的第二把交椅之后，他已经意识到复仇绝不可能有结果，遂转变思路，决定放大王国内部的黑暗面，催毁美好的事物，将所有人都变成和自己家族一样的受害者。既然已经无法还祖母清白，那就通过伤害来让所有人亲身体验一遍真相。

所以他成为了公众眼中的王国忠犬，对于一切来自国王的肮脏命令都翻倍地去完成。国王和大臣们甚至不需要哄骗他，他就能完全理解命令的所有言外之意。如果国王让他镇压边境的暴动，他就屠光整座村庄；如果国王让他进行形象宣传，他就把所有拒绝高呼国王万岁的人关进牢里严刑拷打。公民们怕他，却也由于他时不时对外散发的个人魅力而敬爱他。他们发现，如果选择听话而不是反抗，并不会遭受那些可怕的待遇，反而会发现这位副团长谦逊有礼、相貌英俊，待人接物的态度就如同春天的柳絮般柔和，于是反抗的人越来越少了，王国的狂信者，或者说副团长本人的狂信者越来越多。至于仍然心怀不满的那些，他们就和当年的娜斯塔夏没有两样，一言不语，静待那暴行的活证据——那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降生。渐渐地不再有人私底下说什么“被王国强奸的家族”了，因为他们深知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阶级都正在被王国强奸。

王立骑士团长拉斯洛·霍亨佐伦是第一骑士的直系继承人，因而自出生第一天就被赋予了保卫王国的重任。然而这重任太重，人们还没来得及记住他的名字，他就让那血统中的荣耀压成一片薄薄的影子。他年幼的自我意志挣扎过一段时间，很快就被压断了，等到长大成人并且正式继承了第一骑士之名的那一天，他早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于对与错的基本分辨能力。这个社会上所有的成见都被灌进了他的血管里，他成为了札克罗斯王国的某种拟人化形象，一个绝佳的宣传工具，只不过缺少作为“主脑”的那一部分。

但他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恶人。虽然他思想守旧闭塞得惊人，但他其实很善良，身上存在着真正的骑士精神。曾经有古训要求骑士们在杀死人类敌人之后要进行祈祷，哪怕对方是敌人也要祝福他们的灵魂去往明亮美好的往生。不难想到这条古训就跟“禁止踩踏草地”的效果差不多，但拉斯洛没有一次忘记为敌人的灵魂祈福。哪怕是对于龙类，他也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仇恨，不过既然仇恨是来自国王的命令，他也只得遵守。

在克拉伦斯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拉斯洛给他提供了不少帮助，没有任何额外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信奉“战友间应该彼此照顾”这一原则罢了。但克拉伦斯不可能不动歪脑筋，他从拉斯洛身上取得的远比后者能够提供的多，拉斯洛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他背了很多次黑锅。

而克拉伦斯不知道的是，他的许多作风和思维方式早已引起了拉斯洛的注意。在一个从小就以一个头衔或者一种意志而不是一个人的身份活着的人眼里，他是生活在框架之外的生物，虽然遵守命令，却又好像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在做事，似乎什么都知道，却又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始终游刃有余。这使拉斯洛隐约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他心中不可动摇的遮目之障开始崩解了。

骑士团长和雷奥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因为他坚信雷奥这个“油腔滑调的混混”在勾搭他的妹妹玛德琳。而他的妹妹，自然是要守住妇道人家的贞洁，并且嫁给外国的某位权贵充当外交筹码才对。毫无疑问他非常爱护自己的妹妹，但他从未把妹妹当成独立自主的一个人来看过。雷奥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矛盾的一点，使他的思维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混乱，最后是克拉伦斯出面把雷奥带走才了事。而雷奥也就是在这一次落入了乌哈塔教的手中。

克拉伦斯当时对雷奥还没兴趣，也是在故事发展到后来他才逐渐意识到雷奥是王国的威胁，也是他黑暗人生中长久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希望。但在敌人和朋友中他只能选择一边站，回过头看看自己已经在这个国家犯下的滔天罪行，他明白留给自己的选择只剩下了一个。